



专业者,请做好专业事

王霄岩

我最佩服张文宏医生的，是他精深的专业造诣。

且不说网红、硬核、幽默，学霸史、甚至还有怼……单看这份紧张的“排片表”，我就不得不佩服：

2月25日，张文宏新冠肺炎复盘(1)：我们从至暗时刻中走来；

2月26日，张文宏新冠肺炎复盘(2)：以为是黑天鹅，其实是灰犀牛；

2月28日，张文宏新冠肺炎复盘(3)：全球流行背景下的国际间新冠防控策略比较及后续应对措施思考；

3月4日，张文宏新冠肺炎复盘(4)：穿越寒冬，向光明而生的中国传染病防控体系……

这就是张文宏医生，把自己的专业，转换成深入浅出浅出的语言，给我们科普。

3月7日，张文宏教授主编的《2019新型冠状病毒——从基础到临床》问世。病原学、病毒分子生物学、抗病毒药物研究进展、糖皮质激素应用……这些让我认识却无法理解的词汇，反衬了医学专业领域的博大精深艰涩。

无论是医生还是教授，张文宏把传染病防控的前世今生，讲到极致。

“姑娘，这些你都懂吗？”“我的意思是你就不要围绕这些问题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这些医生的专业……”

这是张文宏医生对一名记者的谆谆劝



等到烟火清凉

魏艳阳

2020，本以为会像之前所有的年份一样，平平淡淡、波澜不惊地完成与上一年的接力，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辞旧迎新。但变故来得太突然，新冠肺炎疫情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。初次听到出现所谓“不明原因肺炎”时，迟钝的我还不以为意，以为只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流行病，以为远在荆襄，以为与自己无关。彼时我还没有意识到，口罩从现货到脱销只需要一个中午，病毒从“未发现明显人传人”到“不排除有限人传人”再到“明确存在人传人”只是巨测人心作祟，疫情从纸上的新闻到身边活生生的骚动才知已临大敌——这个新年，已经注定不平凡。

年前我顺利坐上火车回了家。火车上我刷着有关新冠肺炎的新闻消息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终于明白，这是一场堪比“非典”的严重疫情。新年的鞭炮声依然如期响起，只不过不再有围观的人群，礼花在天空炸响，新年的气氛与病毒的忧扰诡异地交织在一起，并找到了平衡点。亲友们不约而同电话致意，取消了拜年行程，电影纷纷撤档。老妈感慨不走亲戚，终于不用大费周章准备一桌子饭菜，我则在从无前例的“新年蜗居”中度过春节，然后踏上回沪之路。



苦中作乐的战“疫”生活

夏 天

各类罐头食品，过往总是寂寞躺在超市冷门货架。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，它们卖得挺好，我有时只能拿走最后几罐。

对于一个有“318自驾”“野外生存”情节的男人来说，防疫期间，我或许比别人多一分苦中作乐的生活态度。

夫人在家煮小火锅时，我在旁摩挲擦掌。我用餐刀开罐，把午餐肉切成一条一条，投进锅中，看着它们在香浓汤底中翻滚、入味……此情此景，夫人想的是“何时才能去重庆火锅店吃呢？”而我则仿佛已置身可可西里，将全尺寸越野车顶棚侧拉雨棚支起，使用点火器和无烟煤，就着高原雪水，煮一锅真正的露营美食。

各类自热食品，也是野外生存力助。无需清洁饮用水，只需自来水、自然水，皆能迅速加热一份盒饭。若再搭配三文鱼罐头佐餐，则更加美味。

告，因为“不懂”，张医生深感无力，“我们很难讨论”；因为“专业”，张医生底气满满，唯一要做的就是“相信”。

是的，我们是外行，面对浩瀚的医学海洋，我们连带着救生圈游泳都不敢。但是至少，我们可以事先把功课做得足一点，把采访提纲备得细一点。面对张文宏，只懂A、B、C的皮毛远远不够，我们还要懂得a、b、c，要搭建可以和他对话的平台。所谓记者虽然不是专家但要成为杂家，就是这个意思吧。可惜，这个记者不够专业。

“你们媒体不要老是把一些不靠谱的治疗方案片面的传播，哪怕一些靠谱的治疗方案，因为你们的传播而变得是错误的都有可能”——

难怪有人说，张文宏医生做着真正的媒体工作。

记得某个口服液，据说可以抵御新冠肺炎病毒。于是乎，各种媒体、各类记者，闻风而动，发稿无数；然后，公众连夜排队抢购，线上线下，瞬间全部“缺货”。到头来，却发现是一场闹剧，口服液的背后，是各种利益在博弈。

新闻思维、新闻价值判断、新闻敏感，职业素养，彼时彼刻，再次遗失。

至暗时刻，唯有专业之光，能刺破暗黑，给希望以微芒。

张文宏已经如此，记者媒体更应如此。走出至暗，专业者，请做好专业事。

病毒的传播似乎比风还快，疫情的蔓延也不再是三言两语哑谜可以掩盖，当得知真相之后，除了愤怒与追责，更重要的是立刻行动起来投入到战“疫”中去。各地纷纷出台措施，小区封闭，火车站测温登记，有旅行史者隔离观察。人们稳定情绪，整理思维，又把目光瞄向武汉和整个湖北，一批批援汉援鄂医疗队从各地出发，义无反顾汇向荆襄大地，他们被冠以“逆行者”称号，我们向他们致敬，相信他们有一天会顺着原路平安返回。

但他们又何尝不是一群普通人？他们很多才二十出头，与正在写文章的我一样的年纪，如果我们害怕病毒，“逆行”的他们又怎么会忘忘？他们是战士，但不是超人，他们经历“非典”时只是一群被保护的孩子，如今他们的羽翼尚未丰满，却要张开双翅保护所有人。这群会在防护服上写上“胡歌老婆”的可爱的人，这群会因为深夜从医院下班走夜路而委屈到哭的平凡的人，这群和恋人相见不能相守，只能隔着玻璃吻下雾气和泪水深情的人，他们有着不输父辈的决心和热情，他们也一定会平安归来。

等到烟火清凉，如果归途有个约定，那么这个春天的路边繁花和故乡柳絮，都归你们！

疫情后,想回武汉看看

金 勇



对于武汉，有着特别的感情。

大学四年在江城度过，虽然没有迷上热干面，却对蛋酒、面窝、欢喜坨情有独钟，再想想浓郁鲜美的瓦罐鸡汤、排骨藕汤，肚子一下子就饿了。当年的关山口还属于偏僻之地，瑜珈山虽然远远不如珞珈山那般蜚声中外，但却别有一番韵味。那时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院校合并，华中理工大学还是一个以理工为主的大学，与武汉大学一理一文，各领风骚。

这一次的疫情突袭武汉，同学群里发来的学校图片中一片萧索，空空荡荡。毕业后留在武汉的同学们大多数都居家隔离，时间一长，无聊倍增。或是每日比较着各种社区团购价格，或是陪着孩子上网课，重温一下学生的感觉。但更多的还是盼望，毕竟这样的生活实在于乏味，生活也简单地让人徒剩无趣，就如被困农村老家的同学所说，“只剩最后两只鸡了，后面吃啥好呢？”于是，这一微小的插曲也能引出一番巨大的回响，反正无事，群里嚷嚷闹闹，也算打发时间吧。

不过，好在他们都还活着，也逐渐看见解封的希望。但母校这次可谓损失惨重，多名教授先后因疫情直接或间接地离去，其中还包括工程院院士段正澄教授。新冠肺炎之“毒”，可见一斑。武汉经历了一段乱象后，如今逐渐走向正轨，但有些人却永远留在了这个太过“寒冷”的冬天。每一个生命背后都是一个家庭，一段独属于个人的记忆，这些都永远地停止了。

很多年没有回武汉，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变早就让这个城市与我的记忆有太多的不同。在武汉以如此悲戚的形式重新撞进我的生活，过去的种种牵连一下子全部活了过来。

当疫情彻底过去，当三镇重现车水马龙，我想，该回去看看了。别让记忆因时间流逝而惯性地忘却，别让刻在他人心中的伤痛仅仅成为多年后一个小小谈资，就如我们差点忘记17年前的教训，在新的轮回中再次遭遇同样的悲伤。

夜色中的“天使”

王 湧



灯火辉煌的外滩街头，大屏播放着上海援鄂医疗队医生的肖像照

越是被说过了,越是要继续

翟梦丽



小学的时候，奶奶因为我走路总是蹦蹦跳跳而训斥我，她认为女孩子就该文静点，太活泼的女孩子会被认为是狐狸精；

初中的时候，即便女生成绩比男生更优异，老师也总会推论“到了高中她们就不行了，女孩子只是收心得早，一旦男生意识到要好好读书就会立刻超过她们”；

高中的时候，选择文科的女生多，然而总有人说文科不过背背书罢了，就适合女生，她们会死读书，男生更有创造力；

工作以后，阿姨伯母总在耳旁念叨：“现在最重要的是找个好老公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……”

这些只是不被肯定，总被限制的前半生。

在当下的语境下，说自己是一个“女权主义者”是极其有风险的事，当你陈述上述偏见与压迫时，分分钟面临“女拳警告”。他们对所有不公视而不见，反倒认为女性要的太多了。

站在传播学的角度上，我曾经认为，为了能让更多人接受认同女权，采用平权这一词语可以消解部分抵抗，团结更多的人为此而努力。然而，这就是个分蛋糕的斗争。在

现有的分配体系下，权利与资源都倾斜于男性，要求平权就是从男性的口袋中争取权利。但没有人愿意将自己所拥有的拱手相让。因此，女性需要平等的权利，就是要大方讲出来。

耐克去年的妇女节广告，请了几位国内知名的女运动员，有李娜、蔡宗菊等等，广告词这样说：“听话，温柔点，太做了，强势过头了，做女人多简单，总有人教你怎么做。又是MVP，又是女博士，早点嫁人吧。谁敢娶李王，疯了吧，这是男人的事……越是被说过了，太过了，我们越是要继续。”纵然在自己的职业中获得巨大成就的她们，也难以逃脱必须成为“贤妻良母”的要求。

人一生都在被他人定义，女人尤甚。从谁家的女儿，到谁的妻子，再到谁的妈妈，真正能做自己的时间屈指可数。真诚祝愿各位女性同胞们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，除了女儿这一角色外，自由地进出婚姻，不被禁锢在家庭战场，自由自在地在社会这个更广阔的天地里遨游。

不要由他们告诉你做个怎样的女性，而是由你来告诉他们。